

一则不起眼、数十字的消息,却引起了我的注意:一家颇有历史与声誉的电影厂,在即将迎来厂庆的时候,为重振雄风,决定翻拍旧片,目前已经定下四部……

说到翻拍,有一定年纪的人都会想起《平原游击队》《渡江侦察记》《南征北战》《年青的一代》等的旧片翻拍,结果舆论哗然。因为李向阳早已不是原先的郭振清,孙道临的李连长无法让人取代,而程之的参谋长还是依旧让人怀念。事实上,一部百年中国电影史,翻拍本来就很少,而成功的就更少。这里其实有个前提,翻拍的对象往往是比较成功,甚至已经获得极大的赞誉,大概不会有人去翻拍无足轻重、或者是曾经失败的作品。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是历史上已经留下足够的好名声,那么,要翻拍,总力图超越前者,那就有了极大的困难。电影是门综合性艺术,编导拍摄录美化服道,还有音乐音响拟声,等等,这里每个环节都环环相扣,只有都下了工夫,才会有完整的成功。再说,电影还是一项大众的事业,它的口碑建立在普通观众中,试图抹去观众已有、甚至落脚生根的印象,而要以新的形象去取代,那就更是难上加难。当年的一些旧片翻拍,在电影院和观众心目中,似

乎只是留下了让人嘲讽、揶揄的印象,而又进一步加深了对旧片美好的记忆和追求。

当然,纵观世界电影史,翻拍从未断绝,而且经常是隔那么三五年七八年,就会重来一次。例如,《金刚》《哥斯拉》《世界之战》《侏罗纪》等等,早已有了多种版本,而《爱丽丝漫游记》《灰姑娘》之类,也有多种版本。至于

也说旧片翻拍

马以鑫



世界杂谈

经典名著故事片《安娜·卡列尼娜》《傲慢与偏见》《悲惨世界》等也有多种版本。而关于泰坦尼克号,更是版本多多。我以为,欧美电影业的旧片翻拍,多着眼于神话故事和传说,那种上天入地、时空穿越,正是电影的拿手好戏。着眼于文学经典,也是他们翻拍的重要对象。那是在文学史上被公认的经典,具有永恒的意义和价值。其实,严格地说,从《冰海沉船》等到《泰坦尼克号》,不是一般意义的翻拍,而是着眼于一个历史事件的不同再现。这些电影,虽然都是表现沉船,但具体内容和人物塑造,一直到美学风格和价值体系,

话说林娘子到庙里烧香,不巧遇到了高俅的儿子高衙内。这衙内一看林娘子是自己喜欢的“菜”,就忙跑上去搭讪,连带动手动脚,还抓住人家不放。林娘子丫鬟锦儿忙跑去叫来林冲。林冲那是相当上火,一个箭步冲上去,举起老大的拳头就要打,“却认得是本管高衙内,先自手软了。”“毕竟人家爸管着自己,算了,给个面子吧,打了小高,日后见到老高不好交代,忍一忍。

忍也没用

山海里

恰好鲁智深也在,生气呀!要调教小高。林冲忙拦着不让打,说是怕高俅面上不好看,“吃着他的请受”。老鲁说你怕高太尉,酒家可不怕,碰见他我要打他 300 禅杖。老鲁是无所顾忌、洒脱率性。这就越发显得林冲隐忍、压抑,一发的没有了半点英雄气概,越发的英雄气短,读来让人郁闷。老鲁能救一个不相干的女子,林大教头却连自己的老婆都保护不了,只能眼睁睁看着别人欺负。憋屈之极啊!林冲当时“领了娘子并锦儿,取路回家,心中只是郁郁不乐。”老婆被人调戏的滋味

无处可躲。除非她和老公一起离开京城。

但她没有这么想,只是忍,忍气吞声,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林娘子如果像王进妈妈那样明智聪明,劝老公一走了之,估计林冲也可能会走为上计啦,但是她没有。而林冲也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大祸临头,也不想想,这高衙内都能使出这样的卑鄙伎俩,自己又归他老爹管,事情能就这么简单结束?林冲也太熬得住了些,“自此,每日与智深上街吃酒,把这件事都放慢了。”

人家衙内那边可没有消停,继续谋划。因为那高衙内偷腥不成害病啦,生这个病“不痒不疼,浑身上或寒或热。没撩没乱,满腹中又饱又饥。白昼忘餐,黄昏废寝。”



世界杂谈

相思病!陆谦和富安两狗腿子就揶揄着高俅插手,把林冲赚进了军事禁地白虎节堂,治了个是死罪,刺配沧州。而忍了又忍的林娘子也终于被高衙内逼得上吊自尽,香消玉殒!想想林娘子也真是,和金翠莲相比,她有个英雄老公,完全可以采取自我保护措施,大不了学王进母子断然离开是非之地。可惜她没有,她就是忍,她的忍像金丝线一样

棒,这可是千年难觅的“珍宝”啊!

东艺的人性化服务措施一直令人称道。2013 年 9 月 13 日,上海台风肆虐暴雨如注,交通严重受阻,尽管如此,我还是在演出前 20 分钟赶到了东艺,准备聆听当晚“未来大师”系列的演出。刚刚走进东艺,我便意识到暴雨的严重,东

飞出去的指挥棒

茅亦铭

艺大堂也进水严重,我正担心时,细心的工作人员已为我送上伞套,更关切地询问我路上是否顺利,衣服是否淋湿,是否需要其他帮助。为了照顾堵在路上的观众,当日演出在征得观众同意后延迟 15 分钟开始。令人感动的是,中场休息时,工作人员依次向每位观众询问音乐会结束后的交通方式,若需要打车他们可提前预约,若需借伞(雨披)他们可提供帮助,若散场时雨势仍大,他们会联系短驳车服务……这

具有完全不同的诠释和表现。

有一个统计数字:好莱坞从 2003 年-2012 年间,翻拍旧片为 122 部,平均每年为 12 部。从表面上看,这个数字还是比较庞大。但是,就在好莱坞,2014 年最值得关注的大片,就有百部之多。如果包括其他美国电影,还有小成本电影,他们的说法是“不计其数”。那么,翻拍在其中只占了很小的比例,况且,这样的翻拍还比较成功,也有较高的票房。但是,即使如此,好莱坞发现翻拍旧片能够超过两亿美元票房的已经不多,所以从去年开始决定压缩翻拍。

我们的问题还在于,这家电影厂在筹备厂庆的时候,只见翻拍计划,而无新拍设想。翻拍的对象已经定下,如何拍摄也有具体安排,但对新片却是付之阙如。这就太让人寻味了。

的确,徐克翻拍《智取威虎山》被誉为“经典”重拍,而且有着令人羡慕的票房,于是,让电影人也跃跃欲试、摩拳擦掌,开始“铆”上了翻拍经典。我在想,徐克毕竟是徐克,他可以大胆到在威虎山山洞里藏有一架飞机,然后让杨子荣和座山雕在飞机机翼上上天入地打斗到不可开交——有这样本事的人大概不会多吧?



谎言 (油画) 汤大尧

把老公这头猛虎捆绑住了。无限制的忍,不明时机的忍,初看是明哲保身,实际上是作茧自缚。结局也就可想而知。看林冲被发配前后判若两人,就知道他心里是多么的悲苦、压抑,也就能理解他后来为什么能算得到、熬得住、把得牢、做得彻,他是彻底地放开了手脚。放开了手脚,也为时已晚,只好上了梁山。

在多年修炼英语的过程中,我发现这门外语有着诸多有趣的现象,其中之一就是我们可以直接用汉语拼音来拼写外国地名。

譬如,正在举行第 42 届世博会的意大利城市米兰,其汉语拼音是 Milan,而米兰的英语拼写形式恰巧也是 Milan。因此,在拼写米兰的英语名称时,我们用汉语拼音拼写和用英语字母拼写会殊途同归,得到一模一样的结果。换言之,Milan 既是米兰的拼音拼写形式,又是米兰的英语拼写形式。这倒不啻是一条学习英语的捷径。至于读音,米兰的英语发音与米兰的汉语发音不可能完全一致,只能说比较接近。这一点与北京等绝大多数的中国地名的拼音改用洋腔洋调来念就变成了英语是截然不同的。

中国的丹东和启东这两个城市的英语名称就是它们的拼音,即 Dandong 和 Qidong。巧的是,韩国城市安东的英语名称竟然也与它的汉语拼音拼写形式 Andong 丝毫不差。当然,在多数情况下,外国地名的汉语拼音形式和英语拼写形式都是不一致的,有时相去甚远。例如,英国首都伦敦的拼音是 Lundun,但其英语拼写形式则是 London。不过,世界上至少有 6 个国家的首都之汉语拼音和英语名称如出一辙。它们是阿塞拜疆首都巴库(Baku)、尼加拉瓜首都马那瓜(Managua)、秘鲁首都利马(Lima)、菲律宾首都马尼拉(Manila)、图瓦卢首都富纳富提(Funafuti)和赞比亚首都卢萨卡(Lusaka)。如果有人要考考你让你写出这 6 个首都的英语名称,我建议你用汉语拼音大胆拼写,不必查英语词典小心求证,你只需照搬拼音,定能应付裕如,六战

与同事闲聊,说起他五岁大的女儿平日里总爱等他回家才肯入睡。可前一日难得提早了半小时下班,小女儿却早已甜甜睡去,心中好生意外和失落。听着这位年轻父亲的感慨,倒忽然想起了一段相似的描述:“丈夫今夜又要迟归了。孩子已经早早入睡,大概他回来会觉得扫兴的吧。降霜的马路上月光冰寒,不知道他返家的脚步有多么冻冷啊。”女主人公对着檐上升起的一轮明月独自回忆,小说《檐月》便是从这段场景开始的。

《檐月》出自日本女作家樋口一叶的短篇小说集《十三夜》。她笔下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却如她的文字一般清淡、朴素又极富画面感。无论是早期青涩古典的风格,还是中后期凄冷现实的语调,这如同清冷月光般的特质却始终不变。更难得的是,这份清冷更多的关注于社会百态、市井人情,虽不炙热,但更犀利透彻。作为日本批判主义文学的先驱者,樋口一叶也因此成为了第一位头像被印在 5000 面额日币上的女性文学家。而另一位获此殊荣的作家则是夏目漱石,他的头像被印在 1984 年版的 1000 元日币上,足可见樋口一叶对日本文学的重要意义。

初读《十三夜》时我却并不知晓樋口一叶在文学史上如此惊艳的一笔,完全是因着译者林文月的大名。2011 年林文月翻译的《源氏物语》正式出版时,我与几位好友奔走相告,难掩激动。翻译是再创造的过程,丰子恺翻译的《源氏物语》古韵悠远,而林文月的译本更贴近现代女性读者对平安朝的遐想和期许。自那时起便极喜爱林文月的翻译,其文笔就如同一声怅然若失的叹息。正因如此,几年后回想起《十三夜》中的这些故事,总是能联想到林文月。

林文月为《十三夜》写的代跋确实有意思,题目为《与一叶对话》,起于林文月坐在东京一家咖啡馆中阅读《樋口一叶集》,忽见一叶推门而入,从明治时期穿越了近百年光阴,走到她面前。文学和心灵相通,总是比任何事物更容易打破时光的壁垒。于是在这场平静、愉快、坦诚的交谈中,读者和林文月一起听樋口一叶亲口讲述自己的成长、写作、朋友、爱恋、迷茫,一探一叶文学世界的真相。而我小说集中的《大年夜》这个故事十分喜爱,阿峰是个勤劳并懂得感恩的好姑娘,受雇于一户殷实人家做女仆。为了替无私抚养她长大的舅舅治病,在向女主人借钱遭拒后,迫于无奈在年夜偷了两元钱。故事结尾处,阿峰以为事情就要败露,却意外发现纨绔败家的少主人石之助,早就发现了她的行为,留下纸条将“罪责”揽在了自己身上。故事中国然有许多世事无奈和不值得称道的行为,然而自我牺牲、损己利他、关怀、乐观等等好的品质,是不分贫富贵贱的。

篱笆旁青梅竹马的思念,月下凝视孩子熟睡脸庞的无尽母爱……《十三夜》中这些温暖人心的小故事和定格下的瞬间,的确可以跨越时代与国界。

六捷。除了外国城市名称之外,你还可以不假思索地直接用汉语拼音 Mali、Sudan、Yemen 分别写出马里、苏丹、也门这 3 个国家的英语名称,因为这些国家的英语称呼和拼音形式毫无二致。

虽然我们可以径直用拼音拼写上述相关国家和城市的英语名称,但它们对应的国际音标向我们昭示,拼写形式可以依样画葫芦,读音则不同。

应当注意的是,有一小部分中国地名是不能用拼音拼写的(例如,哈尔滨须写成 Harbin,而不是 Haerbin;台北、香港、乌鲁木齐须分别写成 Taipei、Hongkong、Urumqi,而不是拼音,同时绝大多数外国地名也不能用拼音拼写。若不留意这一点,就会令人感到困惑,不知所云。

记得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我偶尔翻阅了一本由我国某航空公司编辑出版的供航班乘客阅读的中英双语杂志,一名作者在其中的一篇中文文章里讲述了自己随团访问朝鲜板门店的见闻。令人惊讶的是,与之相配的英语译文直接用汉语拼音把那篇中文文章里出现的所有“板门店”都拼写成了 Banmendian。这无疑是想当然了。须知,除了上述十来个外国地名可走捷径用拼音拼写外,再用拼音去拼写其他外国地名就有风险了。其实,板门店的英语应该是 Panmunjom,它位于朝鲜半岛中西部,因 1953 年 7 月 27 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此签字而扬名于世。该杂志配发英语文章的初衷显然是便于老外阅读,却用 Banmendian 作为板门店的英语称呼,怎能不让人其堕五里雾中?倘若上述文章写的是咱们中国河南的驻马店,那么此“店”的英语名称就可以沿用现成的汉语拼音了。

听樋口一叶讲故事

叶秦



世界杂谈



10 年斗转星移,伴随着春夏秋冬四季的更替,东艺成了我艺术生活中的“好伙伴”,在东艺与大师邂逅,感受名团名家的魅力;在东艺与艺术相约,参与丰富多彩的会员活动;在东艺见证历史,聆听佳作的世界首演……10 年间,我从一个懵懂的中学生,成长为一个充满干劲的大学生,再到一个踌躇满志的社会人,东艺一路伴随着我不断前行,给予我奋斗的力量。

2011 年 8 月 8 日,指挥、钢琴“双栖”大师巴伦博伊姆在东艺指挥西东合集管弦乐团,演出进行到下半场,贝五的第四乐章,大师与乐手们即将演奏到高潮的时候,由于用力过猛,巴伦博伊姆的指挥棒突然断裂,一端飞了出去,我的心头顿时一震,但大师就是大师,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从衣袋内掏出第二根指挥棒,无缝链接般的继续指挥直到乐曲全部结束。音乐会后,与乐迷朋友聊起这件事,我们还在打趣着当晚是否有工作人员拾到了那半截飞出去的指挥

十日谈

我与“东艺”

以听现场音乐会为起点,成长为“专业乐迷”。